

新詩組

亞軍

林知陽

個人簡介

林知陽，十九歲零二十個月。生於北京，長於福建，學於香港。社會學專業。拿過最佳辯手，當過電臺DJ，做過節目主持。說到底，不過是眺望天地卻縮守角落的宅男。從未對自己的作品有任何幻想與奢望，它只是滋養著自己生活的某種成份，時不時提醒自己，切莫沉淪於平靜生活。



## 十一月記

### 十一月·她

她死在  
不能蘇醒的十一月

### 十月·山川

山川是褐色的  
山川是紅色的  
山川是一面破碎的鏡子  
橫切破碎的臉

她咧開嘴笑了  
猙獰而美好

泥土是腐爛的  
腐爛是簇新的  
簇新是墳堆裡灼灼光華的花朵

——來吧，來吧  
——來了，來了

她咧開嘴笑了  
發出淒厲的聲響

她的另一隻匣子  
啪地一聲打開了  
沉默啊悲愴啊流光啊歡顏啊  
你們歸來吧  
你們歸去吧  
長出黑色的翅膀

詩人啊罪人啊戀人啊聖人啊  
你們復活吧  
你們毀滅吧  
穿過洪荒  
抵達地平線的另一端

而她翕動著嘴  
不再說話

### 九月·她和他

她和他廝打  
她的指甲長而銳利  
而他卻殘忍

利器刺入皮膚的時候  
嘶嘶作響  
布帛破裂的觸感

血液是藍色的  
淚水則是鮮紅  
她猶疑  
這一切黑暗的光彩  
究竟從何而來  
是在他跋扈的青春裡  
抑或是年幼無知的歲月裡  
她轉過臉問他  
卻聽見鈍重的拳頭悶聲落下  
擊碎顴骨也是一種回答

他死了  
死於快樂還是大動脈的失範  
死於悲傷還是絕望  
在山中埋葬他的同時  
她試圖埋葬自己  
在試圖埋葬自己的同時  
她卻把他埋葬了

### 八月·人海

火焰是焰火的一種  
形如  
森林是廢墟的一種  
城市是災難的一種  
詩歌是疾病的一種

蜷曲的老人有一枝蜷曲的拐杖  
他也許死了，或者已經死了  
大地和大地上的波浪  
湮沒蜷曲的胸膛

衰敗的女人有一面傾斜的牆  
 女人習慣性地倚靠著  
 牆上斑駁的像畫花的臉  
 她埋怨，「你何以總是這麼髒」  
 它像丈夫一樣擁抱她

固執的少年有一朵脆弱的玫瑰  
 世界上最後一朵玫瑰  
 輕賤得像，荊棘裡的塑膠袋  
 他們親吻  
 遠方沒有遠方

### 七月·她和他

「他曾比誰都善良  
 真的  
 洗過的白襯衣乾淨明朗  
 像雨後夏末的土壤」  
 她一面想  
 一面被按倒在雨後夏末的土壤

蹂躪有一種扭曲的快意  
 處於觸覺淪喪  
 和疼痛之間  
 掙扎、呻吟、隱晦而曖昧的術語  
 沒有開始，沒有完結  
 藍色的血從他肩頭汨汨流下來  
 既像天空，又像海洋

他因愛她而恨她  
 折磨與佔有

抽離與鞭笞  
 恨不能  
 鑽進她心臟

她因愛他而愛他  
 痛苦與承受  
 被抽離與被鞭笞  
 這變態的扭曲  
 對！扭曲！  
 她扼住他喉嚨  
 一張臉漲紅成噴薄的夕陽

### 六月·城市

城市的罅隙裡的人們  
 不會在某日醒來變成甲蟲  
 變化分明是  
 緩慢的，緩慢的  
 像一隻蝸牛  
 啃食一個盛夏（還發出沙沙的聲音）

城市的罅隙裡的甲蟲  
 不會在某日醒來變成屍體  
 變化分明是  
 驚蟄的雷聲和尖叫  
 之後散落一地的靈魂

城市的罅隙裡的人們  
 城市的罅隙裡的甲蟲  
 城市的罅隙裡的變化  
 城市的罅隙裡的死亡

## 五月·她和他

她為他縫了新衣  
割開跳動的血管  
有很多哀豔的染料

人靠衣裝  
而那人英俊得像是  
火、  
光、  
和太陽

可他還需要  
正紅的衣裳  
赤紅的禮帽  
暗紅的地毯  
朱紅的門廊

可他還需要  
豔紅的點心  
緋紅的桌椅  
血紅的音樂  
大紅的情人，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 
鋪滿他的床

## 四月·田野

一枚種子生根發芽  
從這一頭  
蔓延到那一頭

豐饒的海  
從根尖豐饒到麥穗的頂端  
風聲捲起晃眼的波浪  
豐饒了嗷嗷待哺的荒涼

如果你問我（這實在不是問問題的好時機）  
看見了嗎  
零落的滿地的金黃的月光  
一寸又一寸地拔節生長  
我實在不想（真的實在不想）  
聯繫到摩天的樓房

這個時機分明應當  
匍匐在地面  
崇拜  
叩拜  
膜拜  
朝拜  
那些豐饒和壯麗的土壤  
武裝我們的心臟

祭祀之後  
一枚種子落地死亡  
又落入了誰和誰的餐桌與肚腸

## 三月·他和她

愛是一件瑣碎而細微的小事情  
他愛她  
他奉獻執著和純潔  
她奉獻她的糖

愛是一種曝光過渡的信仰  
 她愛他  
 她接受他的花朵  
 也接受他蔓延的需索

愛是永無休止的貪戀與癡狂  
 他有影影綽綽地察覺  
 并暗自慶倖  
 她一無所知

## 二月·天空、陸地和海洋

上帝用了一星期的時間  
 盤古用了一把斧子  
 而宙斯  
 則用了許多的情人

他們說，要有光  
 又有了希望  
 浮雲嘗試著飄起  
 流土卻竭盡所能沉降

她咧開嘴笑了  
 安靜而美好

——去吧，去吧  
 ——來了，來了

她有一隻匣子  
 啪地一聲打開了  
 女媧的一抔黃土

普羅米修斯的一尊雕塑  
 或者，一個男人和一根肋骨

她翕動著嘴  
 想說些甚麼

## 一月·她

血泊之中  
 她抱他在懷裡  
 說：  
 她的名字是母親

她的眼裡都是光芒

(2009年11月於香港)

## 作家評語

楊澤：令人驚艷的一首長詩！結構完整，章法嚴密。扣緊人與自然的主題，以男女性愛作為隱喻。意象生猛明快，文字簡練，打造出強烈的戲劇張力。作者以奇數月和偶數月代表主題的不同面向。偶數月處理人類文明走向衰敗的進程，奇數月則展現人類文明（男性）與母親大地（女性）的愛恨掙扎。

標題〈十一月記〉，整首詩卻是一個倒敘。在詩的開頭，讀者先獲知，母親大地死於十一月，在詩的結尾，方才見證人類文明早在一月即已殞落。整首詩充滿奇正相生、迴轉往復的辯證樂趣。

## 獲獎感言

記得自己初來香港的時候，自以為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蠢事情。

抱著自己的厚厚一打作品，在中環等林夕先生。據說他本是會出現的。

似乎也是十一月吧，適逢香港降溫，自己的衣櫥裡只有單衣，只能在鋼筋森林裡瑟瑟發抖。

五個鐘頭之後，終於放棄。

一周之後重蹈覆轍。等了足足七小時，看見帶著毛帽的中年男子匆匆下了房車，於是心跳加速地攔住他。功夫不負有心人。

只不過，不知是緊張還是寒冷的緣故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記得自己還有文學夢想的日子，似乎是很遠很遠之前的事情了。父母說，寫文章可以是愛好，卻不能是畢生的志願。

而把自己與詩歌聯繫在一起，則是更久遠的一件事了。六歲那年，在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寫了幾行。如今卻覺得，這比現在的自己心有旁騖寫出的文字，來得都要純粹真摯許多。

所以從未對於自己所寫的東西有太多期待與信任，它們只不過是本能之下對於生活的一種防禦，不斷提醒自己切莫沉湎於漫長的平凡、顛沛的旅途或是黯淡的希冀之中。

感謝主辦方和評委老師。尤其是北島先生和鄭愁予先生。彼時在海報上見到你們的名字，便下定決心要參加。哪怕我既不懂詩也甚少讀詩。隨著自己年歲漸長，夢想已近苟延殘喘，這也許是自己為數不多的珍貴機會之一。

感謝我的生活。它有著漫無邊際的荒涼與沉默，卻允許讓我發出聲響。

感謝朋友。在陌生的城市，時不時就極為想念你們。

感謝家人。阿公，我知道你總是微笑地看著我。

寫到這裡，想起此時的家鄉，一叢一叢花樹開得萋萋鬱鬱，快要步入流螢紛飛的夏天了。

田原將蕪胡不歸？

就此擱筆。